

由此而产生的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恋。走路、吃饭、逛街、节日……都能引发他的相思，他时时在作品中思念故国的篱笆、池塘、乡村、老祖父等等。老一代移民的乡愁里，只是血缘和土地之恋为主，而有文化的新移民，却还有对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情趣的藕断丝连，依依难舍。虽然荒田先生已经加入美国国籍，但仍认为自己是“客”，民族情感难以割舍，他的心仍深深扎在远隔重洋的故土。这种文化差距是显而易见的：“月饼早已在唐人街布成彩阵/盒装的高傲，散装的随和/都交给乡思，嚼成甘美或者/凄苦。皎皎月华做成封面/千篇一律是离人的家书”，月饼这种食物虽然在唐人街随处可买，但其中最深藏的故土情怀和离人的乡情却难以找到，于是，“甘美”变成了“凄苦”，“布成彩阵”的月饼也正与“千篇一律”的家书形成鲜明对比，更显离情深深。在小品文中，荒田先生直抒胸臆：“古诗里‘狐死正首丘’的思乡情结，落实为行动，就是陶渊明的‘归去来兮’，以及当今方兴未艾的海归大潮”。人生的轨迹是一个圆，起点

是家山所在、脐带之血洒过的原乡。然后，长大了，远走高飞、跨过重洋，受地球上八方风雨的扑打，最后终要回归故土。“原点不可能回去，但须和它靠得很近”，“在汉字的故土，安放心灵和百年后的肉身”。这是荒田先生的人生理想，也是他乡愁的真切写照。

总体来看，荒田先生的诗与文同样都是精巧、美丽的，在浪漫主义的初期诗歌创作之后，他大多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叙事，在日常生活中谱写诗情画意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。虽然在语言的提炼、意象的净化等方面尚显粗疏，但在他的写作过程中正日渐成熟。我们相信，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故国情思的作家，一个宽容、豁达、慈祥并且有着感恩之心的老人，一定能在今后的岁月中，创作出更多精彩的华章！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《刘荒田美国小品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9  
 [2]刘荒田诗集《异国的粽子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3  
 [3]刘荒田诗集《旧金山抒情》，广州出版社，1994

## 入不惑而读之

——四大禁毁之《品花宝鉴》

枫 雨



以前没读过《红楼梦》以外的大型清代情场小说，现在时代变了，虽然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，反正连禁毁书都公开发行了，而且大有古文皆宝的味道。（当然我不认同这种观点，对近年来的国学风尤其不知如何办——除了说明现代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低，还能

说明什么呢？）好在，过了不惑之年，有了些鉴赏力，所以读读也无妨，从酸腐之气中嗅到一点奇异之味也未可知。

于是读了清朝陈森所著六十回的《品花宝鉴》，才知道《宝鉴》原来是这样的，也才知道曹雪芹在写红楼之前写的《风月宝

鉴》，大致也是这个形式和故事了，而且书中不乏吟诗行酒令，猜谜等等，和红楼里那些公子小姐的生活实在很接近，行文语言也颇相近。那为什么只有红楼一书成了部巨著，而此书未成呢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冠冕堂皇的当然可说是艺术造詣，结果布

局，人物造型，当然还有前八十后四十的千古之谜；而就其内容来说，《品花宝鉴》以优伶为描写对象，同性恋为主题，自然也就只能算《宝鉴》类，绝对无法登上大雅舞台之机会，更无从成为几百年来文人学者研究的热点。

但《品花宝鉴》被列为禁书，而现今又堂而皇之地出版，也正说明它自有它的历史意义，也属于中国古代一部杰作，不然也不会被屡禁，也不会被晚清文人称为第一必读闲书；也不会被鲁迅评论为“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，且组织成长篇数十回者，盖始见于《品花宝鉴》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所谓“狭邪”，是指《品》是以乾隆、嘉庆年间北京城中一批梨园名伶和公子书生为主角的长篇小说。反应了当时优伶名旦的现实生活，是第一部所谓同志小说，也是同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。而书中对人物命运的描写，对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刻画，和对伶人不幸遭遇的同情，人格的尊重，都令读者感到作者文字功底深厚。如果撇除其所谓同志关系，但就情字讲，那份痴那份纯，也真令人动容，令人扼腕。

《品花宝鉴》中的花，是男花，是梨园里的妙龄男孩，他们因为长相娇媚，所以都是唱的旦角，在当时叫做相公。五年从师，给师傅买来成为摇钱树，一年给师傅挣个上万银子。而唱戏之余，要陪着王孙公子周旋，供他们饮酒作乐。这也是本书的历史研究价值。比如说道相公一年可以挣多少钱？根据书里说：“钱多钱少是师傅的，我们尽靠老爷们赏几件衣裳穿，及到出了师，方算自己的。”“一年师傅给

三四千吊钱是常有的。”（第二十三回）。而在给琴言“赎身”一段，就写了师傅长庆的话：“这孩子才十五岁，到出师还有五年，怕不替我挣个几万银子？”（第二十六回）。那时优伶地位低下，但经济上却是高出一般人，甚至让官差吐舌头：“比我们作刑钱的束修还多呢！”（第二十三回）。但谁愿意把自家孩子卖与梨园呢？可见当时社会上名还是大于利，功大于钱的诱惑。

究其思想，我认为这本书其实并不是很淫，且有其积极意义的。《品》要以一种平等的观念对待同性恋。鼓吹情有两种，“情之正者”与“情之淫者”。书中说，“这些相公的好处，好在面有女容，身无女体，可以娱目，又可以致心，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，这不是两全其美么？”（第十一回）。但这也是一些人的谎话，书中恶少奚十一和潘其观，就是玩弄男色的丑恶之人。书中也对他们进行了讽刺和批驳，最后给予恶有恶报的收场。而书中宣扬的所谓“正情”，却不认为男女有别，甚至同性可高于异性之恋，情可至上至美至纯，高于一切。

单就言情方面讲，描写细腻，可以说绝不在钗黛二人之下。书中两位主角梅子玉和杜琴言的情是始终牵挂着读者的心。小旦杜琴言也正像林黛玉一样，心高气傲，动辄伤感落泪，绝不同流合污，而且用情之专之深：“这素兰看他二人相对忘言，情周恰意匝，眉无言而欲语，眼乍合而又离，正是一对佳偶，绾就同心，倒象把普天之下的才子佳人，都压将下来”（第

二十二回）。他命运多舛，幼年失去父母，后被亲戚买个梨园，因为长相俊俏，被纨绔子弟垂涎，但他坚持洁身自好，抗击命运，对公子梅子玉一见钟情，痴心不改。二人精神恋爱可谓荡气回肠。后琴言为一高官收为义子，但好景不长，高官在赴任路上病故，行囊被窃，他几乎沦为乞丐，仍然不随波逐流。

书中穿插了十大名伶的故事，与《红楼梦》中十二金钗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而且也都有诗一首赞之成册，还有判词。有的情性风雅，心地聪敏，有的一尘不染，不慕势力，有的温文尔雅，出言有章，有的风度高超，仪秀态妍...（第二十四回）。他们都十几岁的孩子，虽流落风尘却洁身自好，用自己的智慧和王孙贵族斗志斗勇，有的碰上真情，有的受到凌辱，有的则机智周旋。最后归宿虽然不同，但其中几个合资开了铺子，也算“从良”了。主人公之一的琴言最后得与爱慕的梅子玉团聚，也算美好结果。可见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爱护，对他们不为世俗所侵染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《品》一书就像一扇窗，让读者可以更多的了解清之社会，看到《红楼梦》以外更多的人情世故。这也是明清小说之所以发达的缘故。时代变化，说不定那天将之拍成电影也未可知。总之，《红楼梦》是四大古典名著，而《品花宝鉴》被列在《四大禁毁》，也说明了各自的功效和地位。

